



孟宪明 著

龙游海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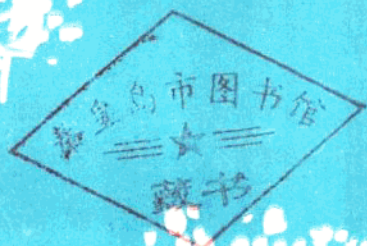
花山文艺出版社

I 247.5

5466

旱海游龙

孟宪明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家庄



0285579

(冀) 新登字003号

内容提要

这是一部以爱情为主线反映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水利建设的长篇小说。

永平县的青年水利技术员周志坚与女大学生白丽娟在水库工地一见钟情，并在一起工作中建立了亲密的感情，但未成眷属。白丽娟违心地跟一个村干部结了婚，使周志坚陷入失恋的痛苦中，后来在领导的帮助下振作精神，奋发工作，跟在工地广播站的广播员结成伴侣。

后来，白丽娟的丈夫在施工放炮中身亡，周志坚的妻子被坏头头奸污，得了疯病，回山村看管水库，与周离了婚。在奇巧的情况下，当了副县长的白丽娟与高级工程师周志坚结为伉俪，生活美满幸福。双方先前的儿女志向一致，爱情专一，在治水工程中成为一对恋人，奋斗在水利战线上。

本书人物形象鲜明，情节曲折，描写细致，语言生动，读来引人入胜。

旱海游龙

孟宪明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秦皇岛市卢龙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 1/32 10.375印张 210千字 1994年10月第1版

1994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60 定价：6.80元

ISBN7-80611-017-x/I·035

1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春暖花开的季节，燕山南麓的永平县，被国务院命名为全国水利先进县。全县沸腾，山乡村庄喜气洋洋。

县委书记孟连先，开完县直机关庆祝大会，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了宿舍，坐在沙发上，顺手从茶几上拿起昨天的省报。两天来，他爱不释手地看了几遍，现在他又全神贯注地看起来，眼睛直盯着“永平县水利化先进事迹”的报道中的文字：

“这个山地丘陵县，总面积有一千零二十平方公里，占中华人民共和国总面积的万分之一左右。新一代禹的传人，就是在这里同水进行了二十年艰苦卓绝的拼搏，终于制服了为害多年的水患和旱魔。

“如今，当你坐上直升飞机，鸟瞰这片大地，将是一番神奇的景象。三百座水库、塘坝珍珠般镶嵌在蜿蜒的万里长城南侧的沟川，恰似群星落地，六十八公里的引青灌渠纵横南北，犹如银河下凡。引水渡槽，凌空飞架，支渠、斗渠横竖交织。库渠周围，万亩良田稻浪滚滚。全县六十四万亩耕地，有三分之二实现水利化。连续五年，这个县粮食生产稳中有

进，持续发展。十年九旱的半山区，成了北国小江南……”

他看得出神，想得入迷。这样的评语，勾动着他的心弦，昔日热火朝天的建库修渠的劳动情景出现在眼前。县委机关食堂炊事员老张头推门进来，他也未察觉。

“孟书记，又忘了吃饭，大家都吃完走了。”老张头轻手轻脚地走到书记跟前，摸着秃顶的脑袋，既关心又埋怨地说，“不回家，又不吃饭怎么行！”

孟连先好似从梦中惊醒，站起来伸个懒腰看看手表说：“哟，七点多啦。”

“面条汤，我去热热，给你端来！”老张头回转身说。

“老伙计，不用啦！”孟书记摆摆手说，“你也别走，陪我喝两盅。”

晚上不回家赶不上饭，孟书记从不麻烦炊事员，总是自己喝两盅酒，解乏驱寒，又抗饥饿，这是他多年搞水利养成的习惯。

“那我去给你炒个鸡蛋！”老张头往外走。孟书记把他拉回来，按在沙发里。

“我这里有下酒玩艺，你不是不知道。”

“又吃生花生粒！”

“别小瞧这东西，花生既是饭菜又是药，专治我的胃酸！”

“你总是怕占食堂的便宜。那好，不去弄菜了，我跟你喝！”

孟书记从床头的立橱里拿出一瓶长城白酒，拎出半面袋花生，放在茶几旁，又从抽屉里找出两个大酒盅。从墙脚拿出小板凳，放在老张头对面，就要落座筛酒。老张头忙站起

来，把书记让到沙发里，他赶紧起开瓶盖倒上酒，然后找个茶碗，从布袋里抓把花生，剥出花生仁放进碗中，说：“喝吧！菜来啦！”

“好，你也喝！”孟连先稳稳当当端起酒盅抿了一口，抓一把花生，剥一个粒，往嘴扔一个粒，慢慢地咀嚼着，“老张啊，你看报啦？”

“登我们县水利化的那张吧？我听说了，今天还参加了庆功会呢！”

“老张啊，我们在一起快三十年了吧？”

“是啊，一晃就过去了！”

“记得当时你参加工作，是我把你从村里要来的，那时在水利工地食堂是个小伙计，现在都成老头子了。”

二人相视一笑，孟书记感慨地接道：

“报上说我们干了二十年水利，其实咱们跟水利结缘已经三十来年了。”

“可不是。你从水利员——水利科长——副县长——县长——县委书记，这么一步步上来，到哪一步也没丢开搞水利。”

老张头放下酒盅戴上书记的花镜，拿起报纸端详着说：

“你大半生的心血，没有白熬啊！”

孟连先不禁用手抚摸一下斑白稀疏的头发，黝黑脸膛上核桃皮似的皱纹收缩几下，眯起眼睛沉思一会，猛地又端起酒盅，来个仰脖一口干。

“好啦，三杯不过岗。”他站起来说，“八点钟志坚和丽娟举行婚礼，我得去当主婚人。”

“真是，志坚也叫我去吃喜糖哩！”老张头边吃边说，“我去把厨房门锁上，换身衣服一起走！”

孟连先来到院里等老张头。天上的星星稀稀朗朗，一眨一閃。门前一排国槐树上，有几只小鸟被惊动，拍打着翅膀，箭也似地钻空而去。

望着月亮，他想起苏东坡一首词里的几句：“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人这一辈子，真不知要经历多少悲欢离合；要经受多少事业上和生活上的磨难；然而，一辈子没有经历任何磨难和挫折的人，他的一生一定平淡无奇。

他想到：水利建设，经过二十多年的奋战拼搏，总算打了个胜仗，取得了一个阶段性成果。许多县的领导来参观学习，登了报，上了广播和电视。这个成就，有人民的血汗，有水利技术人员的辛劳，大部分人为水利化奉献了青春，献出了个人的家庭幸福生活。

周志坚和白丽娟正是突出的典型。他俩听党的话，为水利事业吃苦受累，无私奉献，做出了不平凡的事迹！如今他俩喜结良缘，老孟当然要为他们祝福庆贺。

“走哇，孟书记！”老张头从宿舍出来招呼道。他们走出机关大院，直奔水利局。

水利局在县城西北角，很大的院落，三层小楼，甬道的两侧靠墙的地方，整齐地放着几垛修洞架桥的各式各样的模具、施工的机械。

三楼会议室，有三间房那么大，挤满了兴高彩烈的男男女女，窗台上坐满了孩子。三支太阳灯照得室内雪亮。两排会议桌摆着糖果、香烟和茶杯，长条椅上坐着年长的同志，兴致勃勃，一边交谈，一边耐心等待。横头主席桌上蒙块鲜艳的台布，两边的椅子留给贵宾。孟连先进来后，大家鼓掌

欢迎，自然让书记到贵宾席就座。

水利局王局长是个精明强悍的中年人。他机敏乐观，很有组织能力。今天他责无旁贷地操持婚礼仪式。他到孟连先面前耳语几句，然后转过身向大家摆摆手，示意安静。婚礼开始了，门口处，两对青年人簇拥着新郎、新娘走进来。站在讲桌前，新郎向孟书记微躬致意，新娘则投去感激的目光。两个人羞容满面对着大家笔直地站在桌前。

新郎周志坚中等个，年过半百，面部清瘦，头发黑而密，强壮的体魄像个壮年汉子。

新娘白丽娟体态丰满，面皮白皙，染过的头发黑亮、浓密，两只明亮的眼睛流露出平和、温柔、纯净的目光。

王局长开口说：“在欢庆我县实现水利化的大喜日子里，我们全局职工和家属，为两位劳苦功高的工程师举办婚礼，这更是喜上加喜！”话音未落，局业余乐队奏起了优美的乐曲。

婚礼在喜庆、欢快、祥和的气氛中进行。

在一片掌声中，孟连先挺了挺高大的微微驼背的身躯，郑重站在讲台前，紧紧闭合着嘴唇，低头沉思一会。等他抬起头环顾全场，向大家一招手说：“好，我今天讲几句，但不是做报告。”

大家哄笑一下，接着鸦雀无声。

孟连先瞧着几位老同志说：“志坚和丽娟各有一部辛酸史，今天两同志结成伴侣不容易呀！我们这代人，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赶上个尾声，可是建国后建设时期，我们都亲身经历了，搞社会主义建设也得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要奋斗就有牺牲。志坚和丽娟为社会主义建设可以说付出很大牺牲，

他们在水利建设中奉献了青春年华。多年来，周志坚担任着高级工程师职务，又出国兴修水利，圆满地完成援外任务。白丽娟是令人尊敬的副县长，领导着全县的文教工作，做出突出成绩。当然党和人民也给他们很高的荣誉，他们分别成了省人大代表和省政协委员！”

所有的老同志都频频点头，全场的人凝神静听。

“今天我们给他们举行婚礼，看到他们结为伉俪，做为他们的同志，我们非常高兴。我希望全局同志学习周志坚、白娟丽的工作精神，把水利化推向新阶段，在旱海里腾飞起条条巨龙！我的话完了。”

一片掌声之后，戴着前进帽的高文友工程师站起来说：“孟书记讲得好，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他们能结婚，可以说冲破了精神牢笼，也是一种革命！”

“对，革命的伴侣，”年青的张副局长笑道，“要我说不破除封建主义思想羁绊，不肃清左的思想影响，他们也结合不到一起！”

“那是，那是……”老张头咧开嘴，拍着发亮的脑门说。

在喜悦中大家交头接耳，议论纷纷。

“好，安静！”王局长摆摆手说，“大家不要说了，婚礼仪式往下进行，让新郎新娘介绍恋爱经过，怎么样？”

满屋哄堂大笑，几个年轻人拍手鼓掌。一齐说：“让白县长先说！”

白丽娟一听，羞得无地自容，挤向门口，想乘人不备溜走，被门口的伴娘推搡着劝回来。

年近五旬当新娘，又是二婚，应该是大大方方的，可她

像喝醉酒似的，满脸红布一样，低着头直伸袄襟。王局长左说右劝，大家拍手鼓掌，一等再等，她还是不开口。

“要不先让白县长想一想，让周工先说吧！”高文友喊着话，给白丽娟解了围。

“好，就按高工的意见办！”王局长接过话茬说，“周工，你说吧！”

“我说！”周志坚清清嗓子，呷几口茶水说，“我们开始谈恋爱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因为种种原因，像船一样搁浅了。直到三年前，在领导的关怀下，我们旧话重提，才算正式恋爱、结婚——破镜重圆了！”

白丽娟拽周工的袄袖，给他使眼色，不让他讲。周志坚闭住嘴，瞅瞅大家，寻思一下说：“近两三年的事，同志们都知道了，那就不要讲了，省得浪费大家的时间。已经上了年岁了，讲这个还有啥意思？”

“不行，挺有意思的，讲过去的！”不知哪个毛小伙喊了一句。当地风俗，办喜事逗新娘，三天不分大小嘛，谁都有发言权。

周工和白县长都有过婚史，见过市面，临阵不慌，周志坚拉一下白丽娟的手说：“你给会抽烟的同志点烟，我给大家分糖！”

他们走到人群中，到各位面前，一个分糖，一个敬烟，那股要听恋爱经过的激情便降温、冷却下来了。

周志坚和白副县长回到台前，走到孟连先面前，志坚给书记点上烟说：“老孟，谢谢你了，以后我们用辛勤的工作报答你的恩情！”

白丽娟剥开一块巧克力，送到老张头嘴边说：“张哥，

你吃块糖！”

“我吃，我吃。好甜，好甜！”老张头眉开眼笑说。

孟连先心情十分激动，握紧周志坚和白丽娟的手说：“在你们的婚姻上，我有过错误。你们多加谅解。以后互相鼓励，聚精会神地干好工作，进一步搞好本职业务！”

婚礼结束了。你来我往，洞房里欢声笑语。

晚上，水利局家属院总算静下来。洞房里也熄了灯，周志坚和白丽娟上床躺下，可他们的心还猛烈地跳动，大脑兴奋，往事萦绕在脑际，丽娟带咸味的泪水滴到志坚的嘴上，志坚默默地把丽娟抱在怀里。夫妻二人脸贴着脸，低声细语，互诉衷肠。

他们不禁又回到年青时代，回忆起他们的恋爱、工作、生活……

2 周志坚生于天津市郊区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在一片

盐碱地三间泥土房中长大，自幼勤劳好学，一步一个台阶地读完小学、初中，顺利考入中等专业技术学校，不到二十岁从水利学校毕业。在朴实、忠厚的父母的支持下，服从党的分配，志愿到远离家乡的山区县当水利技术员。扎根农村，深入山乡，做水利工作。

五十年代末，正当密云水库兴建的时候，周志坚积极投入重点水利工程建设。二十多个县大批民工，以团为建制，在密云水库库址周围的群山中，安营扎寨。千军万马中的周志坚在永平县民工团的工程组里当个技术员，当时工程组长是新提拔的县水利科长孟连先，县民工团的政委、团长自然由县委副书记和副县长担任。

这项水利工程是为首都供水的重大工程，修好修坏关系着北京的安全，直接涉及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安危，全国人民关心，全世界瞩目。水库的建设者都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责任感，都有一股冲天的干劲。

这项水利工程是建国后一场浩大宏伟的工程。当时的施工条件主要靠人的双手劳动，修筑以镐、锹、筐、小车为工

具，所以整个工地人山人海，日以继夜地大干苦干，可谓“愚公移山”。生活条件也很艰苦，住大席棚，吃馒头算改善生活。从秋前开始到下半年的汛期前，土建结束，历时一年。

秋季的一天清晨，晴空万里，红旗飘扬，红彤彤的太阳从东山冉冉升起，整个库区显得那么壮观。广大民工紧张地劳动，争创先进连队和水利尖兵。霎时整个工地沸腾起来了。

“毛主席来了！”不知谁喊了一声。

真的，远处的东面山岗上站着身躯魁梧的毛主席，他向广大民工挥手致意。伟大领袖转动着身体，向四面八方潮水般的人群挥手。他身旁的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三位副主席也频频向民工招手致意。

县团刘政委在土台上振臂带头高呼：“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

民工们尽管脸上汗水和着泥尘，土布对襟夹袄都湿透了，但都放下工具，欣喜若狂地涌向土台前，雀跃跳动，频频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许多人流出了热泪。

十分钟后，四位领袖健步走下山岗，步入民工之中，拿起铁锹铲土、装车、上筐……在人们的欢呼声中，领袖们顺着水库大坝基槽的内侧走向西坝头，沿途跟民工招手，跟县团干部握手，简短地谈话。

领袖们过来时，敏捷、灵俐的周志坚挤到前边，还跟周总理握了手。总理还拍一下他的肩膀说：“年轻人，为人民造福，好好干！”

这一天晚上，志坚兴奋得一夜也没合眼。旧社会，他家

住在盐碱滩上，三间泥土房，夏天开门水汪汪，冬天碱地白茫茫。一年四季，夏天吃雨水，冬天吃雪水。没有雨水和雪水季节，盆盆罐罐储存的水也没有了，只能用碱水做玉米糊糊，喝的是盐水，呛得嗓子直起烟。有一次兄弟闹病，半夜发高烧，想要水喝，昏迷过去。自己年纪小不敢出去弄水，母亲起来从十里外水塘拎桶水。水到家给兄弟灌了一碗，才还阳了。家乡的淡水就是生命啊！

种庄稼无收成，栽芦苇长不高，像一堆毛草丛。父亲常年在海边给鱼霸拉大网，挣钱养家糊口，全家人苦熬岁月，度日如年。

解放后，农民翻身得解放，党和政府领导农民群众挖河修渠，改地造田，台田里长出茁壮的禾苗，河渠里潺潺地流着清清的水，各家喝上了甘甜的水。水——给人带来了幸福生活。

今天，修建密云水库，人民领袖到工地视察，并躬身劳动，怎不叫人热泪盈眶！

周总理温暖的手，像一股强大的电流，传遍他全身，流进心房，拨动他的心弦，总理的话，犹响在耳边，激励他，鼓舞他……

领袖们视察工地的那天晚上，回到工棚的孟连先处在一种特别兴奋的状态中，他从盛衣服的纸箱里找出一件褪了色的军上衣穿上，准备去值夜班，时间未到，坐着不安心，站着不舒坦。他来到工地后，深深受了民工的感染，对密云的山产生了深厚的爱，对修密云水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今天，见到毛主席、周总理……更是无比的激动。近日来，民工团政委、团长纷纷下连队，跟民工一起干活，又层层召开施工动员会，给大家很大教育。为北京人民供水，自觉劳动热

情高涨，他几次到连队的会场去，群情激昂，无数张兴奋的脸，无数双振臂高呼的手，都使他体会到，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无穷的力量，一定能早日把水库修好。

班下的民工都在铺着稻草的地上，人挨人躺着，有的仰面，有的侧身睡大觉，个别的打着鼾声，说着呓语，睡得很香。休息得好，干活才有力量。

此刻，孟连先检查完工棚，就去查看伙房。大师傅正忙碌着和面熬菜，准备为下班回来的民工开饭。今天周总理下工地听到团干部说，民工副食少，非常关心：明天北京市可能又要出车辆，来送肉、蛋、菜……

工棚外面，铅灰色的阴云遮住了月亮，天空显得很低。高山顶白花花的积雪，稍有微弱的反光。一阵冷风吹过，掉在浓密松树枝上的雪花，便沙沙地抖落在地面。

山里水库民工的驻地工棚有一种神秘的寂静。远处工地飘来嘈杂的人声、机器响。一会儿二百多民工就要下班回来。

这时，孟连先看见指挥部周志坚的住屋小窗户闪出一丝亮光，颇感奇怪，便朝那儿走去。猫腰进去，看见周志坚正在蜡烛光下看一本书。

见孟连先进来，周志坚说：“科长，还巡逻打更呀，坐下歇会！”

孟连先问道：“志坚，累了一天，这么晚了，怎么不休息！看什么书？”

周志坚仰着头，手里拿着书，笑道：“三国演义。”

“在三班倒施工紧张阶段，挑灯夜战看‘三国演义’，还有这种雅兴？”孟连先掀开袖口看看手表，盯着书本说。

“这本书啊，是指挥更好地完成施工任务的书。”周志坚指着书说，“诸葛亮的木牛流马自动运输线，对施工运送石料，很有用途。”

孟连先点点头，坐在床边说：“原来你要改造运输工具，应该看书本上的经验！”

周志坚微皱眉头，目光严肃起来。他注视孟连先，用低沉的声调说：“书上只说为打仗运输粮草，可这工具怎样制造没详细说明。还得找别的资料，或者自己做试验。”

孟连先凑近烛光，侧身倾腰拿起书，翻动手里的书，看了一会儿又放到原处，默默地点头，显然，他也在想如何改进施工运料问题。看来，大筐抬，小车推，再大的劲，也很难成倍提高工效的。是得在革新上做文章，现代人比古代人要聪明，利用好柴油机、电力，这些当代的动力，一定会造出比利用坡道滑行的木牛流马更先进的运输线！

孟连先站起来和周志坚握手，走出工棚，朝山腰别的工棚走去。

领袖们到水库工地视察，使工地更红火了，几万名民工龙腾虎跃，刨土的把胳膊抡圆，铲土上筐的铁锹飞舞，抬筐的一溜小跑，推车的车轮飞转，工程进度明显加快，主体大坝节节上升。

有一天中午，验收的时候，周志坚蹲在孟连先面前，头顶冒着汗，看着脚下铺在大坝上的土方，比比划划地讲着：“组长，这土有点散，粘度不够，应该立即想办法！”

“我也看出来了。”孟连先攥一攥手里的土说，“民工就近取土，省工了，质量保不住了，还得到远处去多取黄土才行！虽然运距增加五倍，也得这么办！”

“我去告诉各连长！”志坚站起来说。

“不，不能靠随便的通知。”连先皱一下眉头，十分严肃地说，“把连长、指导员、计工员都招呼来，开个紧急会议，让团长讲质量问题。”

“对，坚持质量的表扬，质量差的批评，不合格的扣工，惩罚！”志坚拔腿往坝下跑着说，“我去通知，你去请团长。”

“在大坝上集合，开现场会。”连先也大步流星地走下去。

现场会开了，团长把“百年大计，质量第一”的要求强调了，孟连先又把到远处取黄土的规定具体部署了。广大民工一呼百应，干部会一开，群众按规定办事。填方的质量达到了标准。

雷雨过后，残云灰灰白白地罩在黎明的天上。这时，周志坚巡迥在工地上，走着走着发现被雨水冲洗过滤的坝上泥土，露出几节万根草的根。他马上跟一位带班的连干部说：“有万根草，会影响大坝的质量。”可带班的干部说：“有个把草根算什么？”周志坚的心吊起来，他想：“这怎么能行？年长日久，草根烂了，大坝里有缝隙，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往大坝的前头查看一下，也有个把的草根。做为技术员，对此不能等闲视之。

周志坚及时向技术组长、团长反映，工程组采取了把关措施，在新开辟的取黄土的场地，设专人拔尽万根草，根除隐患。孟连先站在大坝上看着英俊能干的志坚咧开嘴乐了。两个年轻人拥抱在一起，互相拍打着，蹦呀跳呀，爆发出成功的喜悦。